

白话消消通鑑

卷首題寫

〔宋〕司马光编著 黄锦鉉主持翻译 台湾一十七位教授合译

卷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前403）起

卷二十八 汉元帝永光二年（前42）止



【第一册 战国 秦 西汉（上）】



白话资治通鉴

[宋] 司马光编著 黄锦鋐主持翻译 台湾二十七位教授合译

【第一册 战国 秦 西汉（上）】

卷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前 403）起
卷二十八 汉元帝永光二年（前 42）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话资治通鉴·第1册，战国、秦、西汉·上 / (宋) 司马光著；黄锦
鋐主编·—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，2011.1
ISBN 978-7-5104-1322-3

I . ①白… II . ①司… ②黄… III . ①中国－古代史－编年体②资治
通鉴－译文 IV . ① K204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46704 号

白话资治通鉴(第一册)

编 著：司马光

译 者：黄锦鋐等

责任编辑：李安民

装帧设计：黄浪@步印文化
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：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：+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：<http://www.nwp.cn>

本社英文网址：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本社电子信箱：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：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：+86 10 6899 6306

印刷：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：新华书店

开本：787×1092 1/16

字数：500 千字 印张：30.25

版次：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-7-5104-1322-3

定价：498.00 元（全十册）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出版前言

宋治平三年（1066），北宋第五位皇帝英宗赵曙，任命龙图阁直学士侍读司马光领衔编纂历代君臣事迹。命在崇文院内设专门机构，允许司马光任意挑选官吏参加编纂，下令龙图阁三馆珍藏秘籍任由编纂者借阅，编纂所需，尽由库钱支出。

治平四年（1067），刚刚即位的北宋第六位皇帝神宗赵顼，认为司马光等所编史志，记述了以往明君、良臣，记载有议论精要的话言，天人相通的分际，美恶诸事发端的征兆，权柄福泽盛衰的原因，良将的方略，循吏的教化，判断邪曲正直的标准，政事治乱的关键，认为“鉴于往事，有资于治道”，赐名“资治通鉴”。

元丰七年（1084），司马光向神宗皇帝进《进资治通鉴表》，《资治通鉴》完成，历时十九年。

在司马光之前，历代史书已卷帙浩繁，且均文字繁多，体裁各异，布衣尚且“读之不遍”，日有万机的人君更是无暇周览。司马光因之属意于编纂一部编年通史，意在“删削冗长，举撮机要，专取关国家盛衰，系生世休戚，善可为法，恶可为戒者，为编年一书，使先后有伦，精粗不杂”，以方便君王大臣阅览、借鉴。后遇英宗皇帝下诏令编写，得以遍选当时优秀史家相助，因缘际会，乃成此三百余万言大著。

司马光一生勤学博读，对经史尤有心得。编纂《资治通鉴》时，年已近五十，已是当时文史大家。他年仅二十即考中进士甲科，进入仕途，历任地方、朝廷官职。中国历代史家所长大多在于文、史，如司马光这样的政治家甚少；而像他以政治人物，兼具文、史，并属意于史事的就更少了；他上得君王鼎力支持，下得众史家襄助，编纂之时，正当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改革年代，也是他与王安石等变法派盘旋相抗的十数年，这种际遇，历代无两。他领导当时史家刘攽、刘恕、范祖禹等，历十九年枯坐，所编《资治通鉴》兼具历代史家之长，自不待言，其剪裁、熔铸史事之政治眼光，则是其他史家所缺乏。

司马光主持编纂之《资治通鉴》，其意在于“治道”，故对史事裁选，极为明确：凡有关国家兴衰、生民休戚的重要事件，以及才德并高、行为世范、与国休戚的人物，都叙述详明，以作为当时和后世的借鉴。而于骚客吟咏、隐士高蹈等无关政治民生的人物言行，均不予记载，故像屈原、陶渊明、李白这等隐士高才，均不见采。

《资治通鉴》贯通历代之书，将上起战国，下终五代，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，按年记

载，一气衔接，使自汉末、两晋、南北朝学者所纂各朝断代编年之书，一变而为联续古今的大编年史，为中国史学的一大创作。后代史家所作，仅能得其一体，或为专史，或为断代，气具规模，已判然不如。

《资治通鉴》“上下若干年间，安危治乱之机，情伪吉凶之变，大者纲提领挈，细者缕析毫分。心目了然，无适而非吾处事之方。读此书，尤能开涤灵襟，助发神观。”（朱熹语）“此书直到清代乃至今天，还是一部学历史的人所必读的书。”（钱穆语）

但《通鉴》成书，至今已九百余年，当时司马光等所用书面语言，于现下盛行的白话已相去甚远，故现代人读之，多有因感到吃力而放弃的。

自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，出现过多个全译本，遍览这些译本，大致存有如下遗憾：

一为译文以现代人眼光为务，力求译文之通俗和逻辑之“通畅”。如此则尽失原文风味，读之有嚼蜡之感。

二是译余再做指点评说，信手所指，皆关黑白。或指斥为酱缸，或指斥为糟粕。此种译文至少对如下四种情形缺少体察：不知现代人读千百年前的著作，世事两不俱，俯仰逸兴，不独以“才子学人”所具，此其一也；古代史事，自有其来由，古人一言一行，均受时代所限，此其二也；《通鉴》编纂者均守春秋笔法之要，寄意于事，述而不作，此法已相传数千年，如今一脚扫开，专务指点，作而不述，与作者之意大为相左，文却同列，令人难以适从，此其三也。司马光深通文、史，尽有实干家之经历、政治家之眼光，著史之遇合更是非凡，后人信手便下，一时便成之文字，难以与之相称，此其四也。

本书译文由台湾著名学者黄锦鋐先生领衔主持，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，集合台湾诸大学二十七位著名教授、学者，历时三年，将这部巨著译出。意在“使中国历史文化不专属于少数人的知识”。（台静农语）是这部巨著在中文世界上的第一个全译本。

本书译文以贴近、还原《资治通鉴》为原则，紧扣原著，逐字逐译，“信”“达”“雅”兼顾，而尤以“信”为第一要务。在保证行文通畅的同时，力求保留原文之质朴简练。不擅作发挥，不平添枝叶，旨在让读者能读到“干干净净的《资治通鉴》，干干净净的司马君实”。如此方式，以拙御巧，不失为大家之举。

有如下事项，尚需向读者一一说明：

一、由于全书规模巨大，为方便读者阅读计，将其分为十册出版。分册仍依原书次序，大体以朝代为别。第一册为战国、秦、西汉（上）；第二册为西汉（下）、东汉（上）；第三册为东汉（下）、魏、西晋；第四册为东晋；第五册为南朝宋、南朝齐；第六册为南朝梁、南朝陈；第七册为隋、唐（上）；第八册为唐（中）；第九册为唐（下）；第十册为五代十国。此分册纯粹是为了排版阅读方便，不含任何对原作的理解之义。

二、为方便读者计，在第十册最后添加各朝代世系表和主要官制对照表，供阅读时查对。

三、文中间或有司马光等人对历史事件、人物的评论，排版时前后各空两字距，并在前后各加“◆”以示区分。

四、本书翻译时所涉及的具体原则，可参看黄锦鋐先生《资治通鉴译序》，对此有详细说

明。译文中圆括号内内容为译者所加注释。

五、关于本书中专有名词的处理如下：人名和大部分地名以原文为准，尽量保留其姓名在古籍中的原貌，编辑处理时以中华书局版为依据。

六、整理古籍是一项复杂的工作，煌煌如《资治通鉴》者尤是。因学力有限，时间仓促，本书中的错误在所难免，敬请读者诸君不吝赐教。

新世界出版社

2011年01月

《尔雅·释天》载天干、地支别名

《尔雅·释天》 载天干别名	阏逢	旃蒙	柔兆	强圉	著雍
天干	甲	乙	丙	丁	戊
《尔雅·释天》 载天干别名	屠维	上章	重光	玄黓	昭阳
天干	己	庚	辛	壬	癸

《尔雅·释天》 载地支别名	困敦	赤奋若	摄提格	单阏	执徐	大荒落
地支	子	丑	寅	卯	辰	巳
《尔雅·释天》 载地支别名	敦牂	协洽	涒滩	作噩	閼茂	大渊献
地支	午	未	申	酉	戌	亥

注：《资治通鉴》采用《尔雅·释天》中的纪年方式，为了方便阅读，现将其与天干地支对应如下。表中“阏逢、旃蒙、柔兆、强圉……”与十天干中的“甲、乙、丙、丁……”一一相对应。“困敦、赤奋若、单阏、执徐……”与十二地支中的“子、丑、寅、卯……”一一对应。如“周纪一起著雍摄提格，尽玄黓困敦，凡三十五年”即“自戊寅起，到壬子年止”。

《资治通鉴》译序

历史是人类活动的纪录，我们根据先民活动的纪录，可以借以鉴成败，知得失，所以历史不可不读。然而中国文化悠久，史籍繁多，浩如渊海。司马光时代，已经有“学者不能周览，人主不能遍阅”之叹；时至今日，又不知增加了多少文献史料，岂止是可以汗牛马、充栋梁而已。如果要一一的去周览遍阅，恐怕皓首也不能穷尽，因此必须先下一番删削冗长、撮举机要的工夫。司马光在这方面，有了很辉煌的成就与贡献，那就是耗时十九年所编成的《资治通鉴》。他熔裁了古代所有的典籍，正史之外，旁采小说、杂史，达数百种之多。断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，三家分晋开始，终于后周世宗六年为止，纪录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的事情。其内容先后有伦，精粗不杂，简而能周，博而能贯，我们只要阅读一部《资治通鉴》，就能知道好几个朝代兴亡的事绩，可以说是简便的了。

然而，语言文字有其时代性，汉太史公编撰《史记》，就已经把古代的文字，作了若干的改变，以适应当代人阅读的方便。司马光时代的语言文字，和现在通行的语言，又多少有点差异，青年人要去阅读它，必会遭遇到或多或少的困难，因此有重新翻译为语体的必要。希望通过语体的翻译，以扩大《资治通鉴》对学术界伟大贡献的层面。但是，把文言译为语体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而且把这么大的史书，翻译成语体，虽不是绝后，也可以说是空前了。

我们集合了二十多人心力，以小心谨慎尝试的态度来从事。为了体例的统一，大家开了好几次会议，尤其名物训诂，古今制度不同，用什么词语，来表达数千年前的名物，是很费斟酌的一件事。最后我们还是决定以忠于原作者为原则，如官制现代没有切合的名词可以取代，则仍保留原文。至于原文刊刻有错误的，都根据史书一一校订补正。例如：

陈纪一，九月，甲申，周封少师元罗为韩国公，以绍魏后，严衍资治通鉴补，“申”改为“辰”。按是年九月辛卯朔，终九月，无“甲申”日。周书明帝纪作九月甲辰，甲辰为十四日。译文据严衍补改为甲辰十四日。

又如：

陈纪三，二月辛丑，周遣陈公纯、许公贵、神武公窦毅、南阳公杨荐等备皇后仪卫行殿，并六宫百二十人，诣突厥可汗牙帐逆女。

按经二月无“辛丑”。周书武帝纪作“辛酉”，是月甲寅朔，“辛酉”为初八日，译文

据周书订正。又周书武帝纪及杨荐传以及北史后妃传“南阳公”，均作“南安公”，译文亦据各书订正。

又如：

陈纪三，冬十月。齐以侯莫陈相为太傅，任城王湝为太保，娄睿为大司马，冯翊王润为太尉，开府仪同三司韩祖念为司徒。

按《北齐书》十月下有“己卯”二字。因是月无“己卯”，故《通鉴》不列干支。惟北史卷八齐后主纪作“乙卯”，十月正有“乙卯”，译文据北史补正。

又如：

陈纪四，甲辰，周主如岐阳。周遣开府仪同三司崔彦等聘于齐。

按崔彦，《周书·武帝纪》作崔彦穆。崔彦穆，《周书》卷三十六有传，《通鉴》脱“穆”字，译文据《周书》补正。又此事《周书·武帝纪》系于“天和三年十一月壬子”下。“壬子”为“甲辰”后第八日，译文亦据《周书》补“壬子”二字。

又如：

陈纪四，齐遣兼散骑常侍李谐来聘。

按李谐字虔和，后魏人，《魏书》有传。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（537）谐以散骑常侍与吏部郎卢元明使梁，事见北史李兴业传。此时李谐已卒，不可能使陈。另据《北齐书》、《北史》后主纪天统四年（568）十一月并云太上皇帝诏兼散骑常侍李翥使于陈。当以《北齐书》、《北史》为是，译文亦据《北齐书》、《北史》订正。

又如：

陈纪八，周室诸王数欲伺隙杀坚，坚都督临泾李圆通常保护之。

《新校资治通鉴》云：“《隋书·李圆通传》作京兆泾阳人。”按《北史》亦作泾阳。泾阳故治在今陕西泾阳东南，临泾在今甘肃镇原县南五十里，译文亦据订正。

又如：

陈纪九，乙酉，隋上柱国李光败突厥于马邑。

《新校资治通鉴》云“李光”当作“李充”。按《隋书》高祖纪开皇二年正作李充，译文亦据订正。

其他，《通鉴》中有人名错误的，如宇文衍误为宇文衍（见《周书·静帝纪》）。官名错误的，如司空误为司徒（见《北齐书·文宣帝纪》），儿女误为子孙的，（见《周书·宇文直传》）。官制错误的，不胜列举，现在都一一根据史书校正，至于不能考订的，则只好阙疑。

为了方便读者，对干支纪日，都加以注明，所用历书，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前，依据汪日桢《历代长术辑要》所列推算。汉武帝太初以后，则参考王甦的《汉朔闰考》、赖明德的《魏晋南北朝朔闰考》、田博元的《唐五代朔闰考》推算，其间或以年代久远，或因刊刻错误，月份脱误，不易查证的，则注明“某月无此日”留待以后查考。负责推算干支的为李国英、黎建寰两位教授，其余负责翻译的教授们，后面将有介绍，这里不再一一说明。

综辑古籍编成史书的，最早是春秋，以后有左传，再以后有史记，都寄寓有劝善惩恶的微意，后人虽以“褒贬之事，温公所不为”，但是《进通鉴表》中自己已经说明删削的本

意，在于“善可为法，恶可为戒”的史实。而在《通鉴》的篇首就谆谆以名分、礼制为意，其用心可以说是深远了。关于这些微言隐旨，虽然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，但用语体来表达，恐怕很难恰如其分。

从前司马光编资治通鉴，协助编辑的有刘攽、范祖禹、刘恕等三人，历时十九年，所据的资料，不计其数。现在我们集合二十多余人的心力，耗费三年的时间，完成这部巨著的翻译，时间或许有所不及，人力则倍之。虽然这样，但要以现在的语言，替代一千多年前的文字，其错误之处，必在所难免，这都要请海内外学者专家赐予指教，以便再版时改正。

最后，文化图书公司站在发扬中华文化的立场，鼎力支持这部巨著的出版，在这里也应该特别提出赞扬的。

黃錦鋐

1984年立春日

宋神宗《资治通鉴》序

我认为君子应该多了解古人的言语行为，以为德行修养的借镜，所以才能刚健笃实，日渐发扬本性的光辉。《尚书·说命》篇记载传说告诉殷高宗的话说：“人要广求见闻，这才是建功立业之道。”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，都是告诉后人得失的东西，保存王道的正统，给后世留下鉴戒警惕的纪录。

汉代司马迁，编集石室金匱的藏书，根据左氏《国语》、推论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，博采经文传记，搜罗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，考验印证其中的行事，扩充到上下好几千年的时间，从轩辕黄帝的事迹开始，到武帝获麟为止，创立本纪、表、世家、书、列传，后世任何历史家都不能改变这种体裁。又其论述是非，不违背圣人的意思，褒贬人物，也非常的中肯切当，可以说是良史之才了。

至于说稽考古代典章，留心前代文籍，虽然政务繁忙，日理万机，但也未尝离开书卷。曾授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的治迹，命他参考秘阁藏书，并供应吏史笔记，全书自周威烈王开始，到五代为止。司马光的意见，以为周朝积衰已久，王室权势微弱，礼乐，征伐的大事，诸侯各自主张。平王东迁以后，齐国、楚国、秦国、晋国开始强大，齐桓公、晋文公相继称霸，但还是依托尊王的名义来号召天下；而威烈王将大夫韩虔、赵籍、魏斯命为诸侯，这样做，周虽然没有灭亡，而王者的制度，全丧失无遗了。这也是古人著述造端立意的真义。

至于其中所记述的，有圣明的国君，纯良的臣子，互相讨论治政的道理、议论精要的话言、仁德刑罚良好的制度、天人相通的分际，美恶诸事发端的征兆，权威福泽盛衰的原因，典章规模利害的绩效，良将的方略，循吏的教化，判断邪曲正直的标准，政事治乱的关键，辞令渊厚的本性，规箴劝谏深切的大义，可以说是完备了。一共记述十六代的事迹，编成二百九十六卷，可以作为家传户诵的教材，具备古今治政的系统与纲领。广博而精要，简明而周详，这也可以说是典章规模的总会，历史简册的渊林了。

荀卿曾说：“要看圣人治政的事迹，那粲然可资参考的，是后王的规模。”至于那汉代的文帝、宣帝，唐代的太宗，就像孔子所说的“没有什么可批评的”。其余治世盛王，有哀怜忧伤的爱心，有忠利的教言，或是知人善任，恭俭勤敬，也都能得到圣人部分的要义，孟子所谓“我对于《武成》只取二三篇罢了”。至于观览前世荒乱坠败颠覆危难的事迹，

可以作为前车之失的警惕；了解乱贼奸宄所以产生的原因，也有履霜之渐的戒心。《诗经》说：“纣、商的鉴戒不远，就在夏后覆亡的事迹上”。所以赐书名为“资治通鉴”，以表明心志罢了。

（治平四年十月开始为皇帝讲读，奉圣旨读《资治通鉴》，同月九日，司马光初传讲，皇帝当面赐给这篇序，命等书成的时候写入。）

（黃錦鋐 译）

司马光进《资治通鉴》表

臣司马光进言，原先奉命编集历代君臣事迹，又奉圣旨赐名“资治通鉴”，现在已经完成。

臣自思念，稟性学识都很愚昧鲁钝、学术荒疏，许多事情，都比不上别人。惟有在历史方面，粗略注意，从少到老，喜爱不厌。每以自司马迁班固修史书以来，都有文字繁多的弊病，即使是普通平民，也不能读完，何况日理万机的人主，哪里有时间一一的去阅读呢！臣曾经不自量力，想要删除史书繁杂的部分，列举其中精义和要点，选取有关国家的盛衰，以及关系百姓的祸福，善可以作为法度，恶可以作为鉴戒的部分，编纂成编年体例的史书。使所叙述的事情，前后有次序，精粗不混杂。我的家庭本来贫寒，没有能力完成这部巨著。

幸而遇到圣明的英宗皇帝，想要实现清明政治的理想，遍读古代的史书，用为扩大施政的效果。于是下诏给臣，命令编集这部巨大的著作，这是我朝夕祈求，希望有一天能够得到实现的理想呀！于是很高兴的接受了这个使命，只担心能力不足以承担这件大事。先帝命臣任意选用官吏，在崇文院内设专门机构，并允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珍藏秘籍，赏赐官府用的笔墨绢帛，另拨库钱以为杂用，并命近臣为承受官，赏赐的宠荣，为近世以来所罕见。不幸的是，书还没有编成进献，先帝就抛弃群臣而去了。陛下（指神宗）继承帝位，秉受先帝的遗志，赐给美名。每次宫内召开御前讲席，常命臣读讲，臣虽然愚顽鲁钝，但感念皇帝如此的知遇与厚爱，即使赴汤蹈火牺牲性命也不足以报答，如果我的智慧能够做到，怎么敢违弃使命呢？当时奉命派遣管理永兴地方的军队，因为体力衰弱多病，而不能负担繁剧的事务，请求调为闲散官员。陛下俯从我的愿望，特别宽容赏赐休养，命为西京留司御史台，以及提举西京崇山崇福宫的事务，前后共担任六次，仍旧托付编书的责任，并给俸禄，不加重其他的职务。我既然没有别的事情，就可以竭尽心力做精细的研究，把所有的力量，日以继夜的读遍所有的史书，再旁采小说简册。积聚的资料，有如深渊大海，在其中去选取重要的不易发现的事迹，考订细微幽隐的地方，上自战国时代，下至于五代，总共记录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的事情，编成二百九十四卷。又大概的列举事情的纲目，以年代为经，以国家政事为纬。又为以后检寻方便起见，编成目录三十卷。又再参考其他书籍，评定内容事实的异同，使相印证，

作《考异》三十卷，合计为三百五十四卷。从治平年间开始到现在才算完成，经过的时间太久了，前后或许有些抵触乖违的地方，臣不敢自信，这是最重大的过失，我不敢逃避责任，心里觉得十分惶恐，谨叩首又再叩首。

臣离开朝廷已经有十五年之久，虽然身在外边，然而诚挚的心志，无论早晚或是睡眠的时候，何尝离开陛下的左右呢！只是禀性顽劣愚钝，做什么事都觉得不称意，所以专心办理编写的事务，藉以酬报陛下的大恩，希望竭尽绵力，对天下有些微的贡献。臣现在身体瘦弱，眼目昏花，牙齿没剩下几颗，精神意识也逐渐衰退，眼前所做的事，很快就会遗忘，臣的精力，已全投注在这部书上，希望陛下宽恕我随便胡乱编写的罪过，详细考察我忠于职责的心意。在清闲的时间，常常赐予观览，看前世兴衰的事迹，考察当今施政的得失，奖励善良的，怜悯有过失的，取用对的事，舍弃错的事，这样可以扩大稽考古事为借镜的美德，达到空前的太平盛世，使天下万民，都蒙受陛下的福泽。那么，即使我捐躯地下，也心满意足了。

谨献上表章，希望陛下察纳，臣司马光诚惶诚恐的，叩首再叩首上表。

（黄锦鋐译）

宋神宗奖谕诏书

我命令司马光编撰《资治通鉴》已经完成。

史学已经荒废很久了，历史的记录编集没有章法，议论事由也不清楚，怎么能够表达惩恶劝善以垂久远呢？司马光博学多闻，又能贯通古今，播取史料，上自东周，下至五代，发挥意见，编集成一家的史书，其中褒贬去取，都有根据，我自阅读以来，极为赞叹称善。现在赐司马光银钱、绢帛、对衣、腰带、鞍辔马具等物，详见另外的附录，诏书到达就可以领用。特此颁发奖谕，想应该都知道了。

冬天寒冷，最近都安好吧！书文下达，不多写了。

十五日

元丰八年九月十七日，批准尚书省札子，接奉圣旨，重行校定。

元祐元年十月十四日，接奉圣旨，发下到杭州刻板。

（黄锦鋐译）

宋史司马光传

司马光，字君实，陕州夏县涑水乡人，父亲司马池，做过天章阁待制官。司马光七岁时，言行态度就很严肃，像成年人一样。有一次，他听到别人讲解《左氏春秋》，非常喜欢，回去转讲给家人听，都能够了解其中大概的要旨。从此以后就不离开书本，浑然忘我，以至于不知道饥渴寒暑的变迁。某一天，他和邻居小孩在庭院游戏，突然有一个小孩爬在大缸上，一不小心，失足滑落水缸里，其余小孩见状，害怕得一哄而散，只有司马光捡了一块大石头，击破水缸，让水流出来，小孩才没有淹死。以后京师洛阳民间，都以这个故事画成图画流传着。仁宗宝元初年，司马光中进士甲科，才刚刚二十岁。天性不喜爱华丽奢侈的东西，当皇帝赐喜宴时，援例要戴皇帝所赐的簪花，只有他不戴。同伴告诉他说：“这是皇帝所赏赐的，你不能违命。”这才戴上一枚。

不久，司马光奉派为奉礼郎，那时他父亲司马池在杭州，于是就请求改授苏州判官事，以便奉侍父亲，皇帝允许他。接着，父母亲相继去世，在家守丧好几年，一切依照古礼，因哀伤过度而形体消瘦。除服以后，派为签书武成军判官事，又改大理评事，补国子直讲。枢密副使庞籍推荐为馆阁校勘，并主持礼院。

中官麦允言死，赐与卤簿仪仗。司马光批评说：“从前卫侯允许于奚用诸侯繁缨马饰朝见国君，孔子认为僭越、尚且认为不可。而允言不过是一个亲近皇帝的侍臣，并不是有什么功劳贡献，而追赠为三公，又赐给一品官员用的卤簿仪仗，比起于奚用繁缨马饰，不是更为僭越了吗？”夏竦死亡，皇帝谥号文正。司马光说：“文正，是最崇高的谥号，夏竦是何等人，怎么可以配得上这个谥号呢！”于是改谥“文庄”。追加集贤校理。

以后听从庞籍的推荐，为并州通判。那时候，陕西省麟州屈野河西边很多良田，西夏人逐渐侵占那块地方，是河东地方的心腹大患。庞籍就命司马光视察巡行。司马光建议说：“建筑两座城堡来制止西夏人入侵，招募百姓来耕种，耕种的人多了，米谷自然会便宜，这样也可以解除从河东远地输入昂贵谷物的忧虑。”庞籍听从他的策略。麟州守将郭恩，为人勇猛狂妄，在夜晚领兵渡河，没有防备，被敌人击败。庞籍因此犯法离职。司马光三次上书引咎自请受罚，都没回答。庞籍死后，司马光到他府上拜见庞籍妻子，侍奉像自己母亲一般，抚养他的儿子像自己兄弟，当时的人，都非常称赞司马光的义行。

以后又改直秘阁，开封府推官。正好交趾进贡一只奇异的野兽，相传叫做麟，大家认

为是祥瑞。司马光说：“是不是麟，真假不可知，即使是真的，不是自己来的，不能说是祥瑞，希望退还这只贡品。”又写了一篇赋来讽刺这件事。接着修订起居住，判礼部。有一天，天文官奏日蚀的事由，因为没有全蚀，京师或且看不见，群臣都上表称贺。司马光说：“四方的人都看得见日蚀，京师却看不见，这是人君被阴邪所蒙蔽的征兆，天下的人都知道日蚀，只有朝廷不知道，灾害应该更严重，不应该庆贺。”皇帝也听从他的意见。

又为谏院同知。苏辙参加考试回答皇帝的书策太过峻切坦率，考官胡宿要将他黜退。司马光说：“苏辙有爱君忧国的诚心，不应该黜退。”诏书放置最后一名。

仁宗皇帝身体欠安，而还没有立太子，天下人都忧虑但又不敢说。谏官范镇第一个发表议论，司马光在并州听见了，接着响应，并且写书劝范镇以死力争。到京师后又再当面告诉皇帝说：“臣从前通判并州，所上三次奏章，希望陛下能作明确的抉择。”皇帝沉思了很久说：“莫非想要从皇室中选出一个继承帝位的人吗？这是忠臣的话，但一般人不敢提到这件事呀！”司马光说：“臣说这件事，自料必是死罪，没有想到陛下开明接纳。”皇帝又说：“这有什么不好呢？这是古今都发生过的事情。”司马光退朝后，并没听到皇帝下达诏命。又再上疏说：“臣前些时进言的事，意思是马上实施，现在却没有一点动静，这一定是有小人向皇帝进言，陛下年事还很轻，可以活到千万岁，为何突然做这不祥的事呢。陛下应该明了，小人没有远虑，是想在仓卒变故的时候，援引他所亲近的友好继承帝位罢了。到时候，他们是制定策命的国老，皇帝是他们的门生，所引起的祸患，哪里可以说得完呢？”皇帝大为感动，批说：“交中书省议定。”那时韩琦在中书省任职，司马光即刻去拜见韩琦等人，说道：“诸公不能在现在决定，到时候，禁宫中夜半递出一纸诏书，以某人为继承人，天下人都不敢抗命。”韩琦等都拱手作揖说：“一定尽力而为。”过不了多时，诏命英宗做掌管王室亲族事务的官，推辞不肯接受，于是就立他为皇太子，又托辞有病，不肯入宫。司马光说：“天子富有四海，皇太子拒绝这无限量的财富，以至于一个多月，比一般人要贤能得多。然而，父命召立刻就去做，君命召不等待车驾就起行，希望以为人臣子的大义来责备皇太子，应该会入宫。”英宗这才接受诏命。充国公主下嫁李玮，二人相处不睦，于是下诏书将李玮放逐卫州，将他母亲杨氏归他哥哥李璋奉养，公主返回人居禁宫中。司马光奏说：“陛下因怀念章懿太后，才使李玮与公主结婚，现在他们母子二人离散，家庭流离散落，难道就没有承受陛下恩泽的感慨吗？李玮既然被贬黜，公主怎么能够没有过失呢？”皇帝感悟，把公主降到沂国去，对待李氏家人恩泽不稍衰退。

不久，命司马光为知制诰，管理皇帝文书，坚决辞退，改命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官，主管谏察院。当时朝廷政纲不振，因循姑息。小吏喧哗吵闹就放逐到御史那里，皇帝近臣驾车的小官悖慢无礼，就退给宰相发落，卫士凶暴违逆的案件也不追究办理。军卒置骂三司而认为不是犯上的行为。司马光说这些事故，都是国家逐渐衰微的征兆，不可以不纠正。

女官黄氏去世，追赠为淑妃，停止朝廷政事，守丧尽哀，百官都去吊慰，要议定赐给谥号，行册封的大礼，丧礼比照天子卤簿的仪仗。于是司马光进言说：“黄氏的官秩本来很低微，病情危急时才授给充媛女官衔。古代妇人没有谥号，近来制度只有皇后才有谥号，卤簿仪仗本来是赏赐给有军功的人，从没有赐给妇人。唐平阳公主有举兵辅佐高祖平定天